

“开心麻花”系列电影也许正在创造国产喜剧片的纪录 但《西虹市首富》《羞羞的铁拳》和《夏洛特烦恼》都是失格的

小聪明不能成就高级喜剧

陈惊雷



左图《西虹市首富》，右上《羞羞的铁拳》，右下《夏洛特烦恼》

- ◆ 仅在“开心麻花”系列电影内部做一个比较，《西虹市首富》是最差的。
- ◆ 只要好笑就行了？只要会甩段子就行了？那就不和饭桌上推杯换盏讲笑话一样了。
- ◆ 电影中好笑的东西并不是段子和包袱，合理的笑料产生在人物的性格中。

正猛烈冲击票房的《西虹市首富》、和《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三部电影绑在一起，被视作“开心麻花”同一风格的系列喜剧。三部喜剧都先有某个设定，然后再引出故事，设定巧妙不巧妙显得尤为重要。“开心麻花”拿捏得是否精准呢？《夏洛特烦恼》玩穿越，如电影主题曲《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所唱，“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第二部《羞羞的铁拳》讲男女交换身体，光看片名便猜出八九，“羞”和“铁拳”有反差萌，男人娇羞则是喜剧的旧梗。第三部《西虹市首富》设定为一夜暴富，如果给你十亿，让你一个月内花光，你会怎么做？电影因假设而生，接下去120分钟是对假设的推演、对提问的回答。

梗不新鲜，却行之有效。卓别林早已替大家总结过：“剧场最早学到的事情里有一个就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喜欢看到富人遭大罪。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世上90%的人是穷人，都暗地里痛恨剩下那10%的富人。”穷人发迹，是愿望；富人遭殃，也是愿望。这两点交织在《西虹市首富》中，难怪观众格外激动，网友调侃：“终于有机会体会到王思聪的痛苦。”——十个亿，对多数人来说，想象不出多少钱，只是数字；但“如果我有钱了……”的假想，却几乎在每个人的脑中翻滚过。

切入点算准，那作为电影，应该具备的要素：故事和人物呢？以这两点作为衡量标准，仅在“开心麻花”系列电影内部做一个比较，《夏洛特烦恼》最好，《西虹市首富》最差。

“开心麻花”的故事从第一部开始就备受质疑，但《夏洛特烦恼》依旧有相对清晰的故事线：废柴男穿越回过去，重设人生，追不敢追的校花，扳倒学霸，变身歌星。人生起伏让他认清了最爱自己的人究竟是谁，用这一过程构成人物的成长与自省。

《西虹市首富》几乎把故事丢光了，“如何在一个月内花掉十个亿”，整部电影沉溺于穷凶极恶地展示穷人一朝暴富，以“用光钱”为重要且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会做出何种跋扈、荒诞、低级的举动。主人公王多鱼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变化、发展，片中事件也只是为了进一步加深其“庸俗”观点：我因穷备受侮辱，若我暴富，我必侮辱他人。

从第一次“挥金如土”的桥段到第N次“挥金如土”的桥段，观感只会趋向麻木。其中“足球赛”这一线索因疯狂加塞的小段子变得可有可无。相比之下，《羞羞的铁拳》起码没忘了“拳击”。运动最易激励人心，但《西虹市首富》的球赛从高潮沦为鸡肋，因缺乏铺垫，“懒散”的球员只好靠肉身挡球，最后是用下体挡住了射门，把对方进球数控制在个位数，球赛变成尴尬闹剧。

喜剧究竟是什么？我们期望的喜剧是什么样？

最常听到的一句话：能让我笑不就行了嘛。只为好笑吗，只是段子连接吗？那为什么还要以“电影”形式呢？那就不和饭桌上推杯换盏讲几轮笑话一样吗？《西虹市首富》所运用的笑点和段子依旧停留在“饭桌”层面。

史上第一部喜剧电影便是一个搞笑场景：浇水工人不知有人故意踩住水管捉弄他，正当对水管不出水一筹莫展时，恶作剧者突然抬脚，水洒了工人一脸。1895年的观众看得哈哈大笑，又拍巴掌又拍大腿。电影发明百余年后，我们还停留在看别人笑话的阶段，或看生活窘境的再现吗？卓别林将笑点和故事结合，笑点经过铺垫，最终体现在故事层面的，并不只有简单的滑稽动作。刘别谦的《你逃我也逃》依靠了精妙的场景调度，将喜剧冲突发挥到极点。

也许我这么说没大说服力，那么17岁便成为“段子手”的伍迪·艾伦的话也许能听一听。伍迪·艾伦透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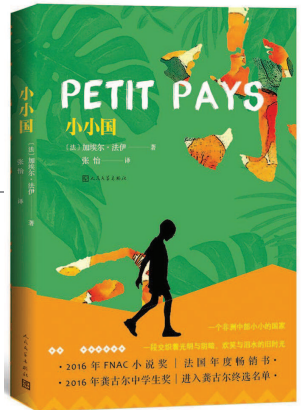
高级喜剧的秘密：电影中好笑的东西并不是段子、包袱和笑料本身……合理的笑料产生在人物的性格当中。

这又是《西虹市首富》中的另一个问题：故意矮化、扁平化人物。之前《夏洛特烦恼》已显现这一缺陷，《西虹市首富》则加速退步。片中的模板人物在各类影视剧中出现千次百次，观众轻而易举就能猜到后面可能发生的情节，比如，“教育家”为钱甘做大笑，又拍巴掌又拍大腿。电影中“你不要以为我傻”，因为他看穿马冬梅始终爱着夏洛，但为了婚姻装傻充愣，当夏洛提出让他将马冬梅让给自己时，他愤而给了夏洛一拳。这里并非简单表现“傻”来逗笑观众。但到后一场戏，马冬梅和大春翻墙去医院探望夏洛，两人爬窗，大春不小心摸到窗边的仙人球，惨叫着跌落下去，这一设计再一次削弱整部电影的观感。《西虹市首富》除了见钱就屈服

的所谓“教育家”，还有因为几朵烟花就欣然接受咸猪手的女主角，有富人穷人面前两副面孔的领班……在展示挥金如土、胡吃海喝的时候，作者拼命调动想象力，最终结果依旧是，大口吃龙虾大口吃人参大口喝拉菲，大胆调侃服务员，大声斥责服务生，大方承认自己宁为富人一条狗。这都是毫无掩饰地显示主创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讲这样一个故事、开这样一个玩笑，究竟是得意洋洋，还是讽刺、调侃或反省。有句台词用在此处是合适的：“只有一种病，穷”，又或者说，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西虹市首富》剧本改编自1985年老片《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但它失掉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一个月内花光了巨款，在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亿万富翁迅速不名一文，这其中会遭遇人间百态，有人跟红顶白，有人雪中送炭。《西虹市首富》呢，直到电影最后一秒，都在为自己庸俗的小聪明沾沾自喜。

(作者为影评人)



“小视角”下的非洲当代“大历史”

法国青年歌手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小小国》入围龚古尔文学奖最终轮 引发法国文坛和非洲知识界关注

张怡

加埃尔夫·法依是法国知名的青年歌手，擅长说唱。现在，他又成为法国文坛备受瞩目的新人。他第一次尝试写小说，长篇处女作《小小国》就入围了龚古尔文学奖最终轮。

一部什么样的新手新作，同时引起法国文坛和非洲知识界的关注？加埃尔夫·法依以亲身经历为蓝本，描写1990年代初，主人公加布里耶和家人朋友在非洲东部大湖区的布隆迪经历的童年往事。书名“小小国”，一方面指故事的发生地都是小国家，另一方面则意指本书是一部由孩子的视角写成的回忆体小说。

十岁的小男孩加布里耶，和家人生活在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一个名叫“死胡同”的街区。加布里耶的爸爸是法国人，成年后前往非洲，留在布隆迪经营工厂。妈妈是卢旺达的图西族人，为躲避战乱，和家人逃至布隆迪。作者用活泼流物的语言，回忆与家人朋友共度的美好童年时光——和小伙伴偷邻居家的芒果，家人用打猎得来的鳄鱼烤肉，加布里耶与法国小姑娘萝拉的通信，基伍湖与坦噶

尼喀湖的自然风光，基巴拉森林中山民的淳朴生活，布隆迪当地的风土人情……在作者信马由缰的笔下，别具一番风味。

加布里耶的童年也是脆弱、短暂的。冲突的隐患深埋在这个跨越国籍和种族结合的家庭里，父母缺乏共同的生活理想，两人的结合在粗犷而凶猛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母亲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希望能够带着孩子前往欧洲，父亲却不肯舍弃在非洲的事业和优渥的生活。加布里耶看着父母隔阂渐深，又无能为力。

加布里耶一家人生活的布隆迪虽然只是非洲中部一个小国，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地理因素，自1962年以来，经历多次剧变，种族冲突伴随着政权更迭不断升级。《小小国》的故事发生的1990年代，是局势最为动荡的时期。

《小小国》一书几乎完整地呈现了一段复杂的历史，小说从日常琐事出发，通过童年视角，写布隆迪的“大历史”，种族冲突、现代化、公平等等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被作者假借孩童的天真口吻信笔写来，产生出奇妙

的化学反应。例如，小说开头借加布里耶和父亲之间的谈话，写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种族冲突的根源：

“为什么他们之间要打仗呢？”
“因为他们的鼻子长得不一样。”
“鼻子不一样”这个看似无厘头的原因，是有渊源可溯的，很值得玩味。布隆迪是山地国家，地理空间因素对人们的活动和交往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与其说布隆迪人在身份认同方面具有种族意识，不如说他们拥有的是乡土意识，即“我是从这片地方来的”。在布隆迪漫长的历史上，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往来频繁，通婚现象也很普遍，两者之间的族群分野就变得相当模糊，他们的语言和信仰其实是一致的。布隆迪现代历史上的种族矛盾，完全是人为塑造出来的产物。殖民时代的比利时当局为了操纵民意，分而治之，有意制造出族群间的不平等，在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歧视打压胡图人。至于比利时当局为什么选择扶持的是图西人？玄机就在这鼻子问题上。胡图人个子小、鼻子大，图西人则身材高瘦，鼻子细长，在外貌上和欧洲人种

更接近。小说开头这段有关鼻子的趣话，满载着历史沉重的分量。

殖民者撤离后，原有的微妙平衡再难维系。殖民时代遗留下的种种问题，彼此缠绕，最终结成死结。加布里耶和家人夹在动荡时代的多股势力之间。父亲来自的法国是个遥远的地名，卢旺达是太外婆口中的传说，加布里耶面对身份的迷茫，想寻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却只是徒劳。越来越紧张的局势没有留给他更多的思索时间，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直接被摆在眼前：“那天下午，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验到这个国家的现实。我发现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充满敌意，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战争无需我们邀请，就自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敌人。我伴随着这段历史出生。它正从我的身体上流淌而过。”

以非洲种族冲突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不在少数，也曾有人用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清洗来和他做比。此类主题相关的创作，很容易进入辛德勒式“拯救-被拯救”的叙事套路，但《小小国》的作者志不在此。作者着眼于战时琐碎的日常生活描

写，他以男孩生活的街区为圆心，从那里打量大历史的动荡激流，打量当地社会结构的断裂和缝隙。这种毛细血管式的微观描写，展现了动荡时局下无所适从的普通人最真实的感受。作者以碎片化的方式，用一架显微镜，从另一维度接近了历史的真实。他沉浸于一时一地的当下体验式写作，在文本中重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面对战争、种族冲突、身份认同等问题所能真正产生的感受。在书中，加布里耶在恐惧的驱动下，跳下高处的跳台，他想通过冒险证明自己身边的事情仍有控制力，但这个行为除了从侧面折射出他面对动荡时代的脆弱和无助，其实什么都说明不了。

作为一部小说处女作，《小小国》能入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最终轮的评选，凭借的并非写作技术的纯熟，加埃尔夫·法依是从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用叙事说明“事实的对立面并不是谎言，而是另一种事实”。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语系博士)

迟子建新作里 有世情与万物的和声

俞耕耘

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无论从书名还是内容，初看都有自然文学的气息，读者能感受到一种来自梭罗或爱默生的气息。不过，前者毕竟是随笔，迟子建写出的是故事。在小说里，没有人情、人事参与的风景描写，是缺乏意义的，迟子建的态度也如此。长久以来，我们太过纠结自身生活的“私情”，忘却了社会之外，还有自然；人类之外，还有其它物种。小说应当重新审视社会和自然，人与动物界的关联。

《候鸟的故事》就存在这样一种双重叙事：一面是世情世相的描摹，另一面是自然物种的象征性和声。这部延展很长的“中篇”，犹如八宝楼台，故事的每一层级，每条复线，都有不同维度的精神映照。这个文本中囊括了各种元素，既有职场、市井的世俗脉络，辅以出家修行的观照视角，又有欲念浮动的禁忌之爱，对仗野生动物的抒情隐喻。小说的主线并不复杂，但是缭绕共生的“意义森林”却又如此繁密。故事源于一个还愿的“母题”，犹如白蛇报恩、黛玉还泪的设置。主人公张黑脸并非无缘无故就变得痴傻。他之所以死心塌地服务候鸟管护站，是因为曾经路遇老虎，被活生生地吓傻了。一只东方白鹳保护了他，让他有了报恩之愿。其它故事支流也从这个源头里，流散成型。

张黑脸的痴傻可笑，呆话连篇，蕴含了一种有如原始智慧的“巫言”。那种笨拙之后的诗性，是切近自然的真朴。女儿结婚遇上暴雨，他却说“闺女多有福气啊，她成亲，老天都出动了，劳神费力打闪电，那不是给她放焰火么。”迟子建设置的人物身份，就像是一种“魔法”：当张树森成为“张黑脸”，他从市井世界走入“神性世界”。当他与德秀师父产生欲望关系后，再一次被“唤醒”了。他要做回张树森，象征一种归来和复位。

作家笔下的瓦城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空间”，联系了各色人等：生意人、观光客和官员。周铁牙的故事，是靠“回城”串联起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隐秘关联。娘娘庙，则是一个置身世俗、却总被外界烦扰的“象征空间”——庙里尼姑都有些勉强，云果师父欲言又止，想方设法地和石秉德暧昧，德秀师父则是婚姻不幸，背负污名的苦命女子。出家对于她们而言，只是一种“讨生活”。

即便是候鸟管护站这个看似纯粹的“自然之境”，也被浑浊的私欲所包围，渗入和侵蚀。站长周铁牙以保护之名做猎杀之事，用野生动物打通“人情关系”。石秉德尽取尽贵筹建候鸟研究站的真实初衷，是一番好大喜功的谋略。他的接替者曹浪，则是自卑、忌妒和怨恨的复合体，将人事上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候鸟身上。检查站的老葛，包庇了周铁牙偷运野生动物的罪行，却录像存证，借此讹诈一笔。这种黑吃黑的设计，将人性的丑陋撕裂得透骨异常。“两个卑鄙的人相遇，会有心照不宣的快乐，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怕放在阳光之下的”。



(作者为书评人)